

新华社记者
李力可 杨淑君 董雪

城市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公园是城市温情的注脚。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城市建设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,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幸福”“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”“让居民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”。
“城市不仅要有高度,更要有温度。”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理念引领下,各地积极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,因地制宜推进公园城市建设,将城市功能融入“绿色空间”,把“口袋公园”嵌入城市生活,让“古园焕新”交融古今岁月……百姓身边的方寸之园,已化作承载民生福祉的诗意之地。

智慧绿意点亮城市未来

2018年2月,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,在讲到天府新区规划建设时强调“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,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”。
冬日暖阳下,四川天府新区兴隆湖畔层林尽染,缤纷的倒影在湖光流淌间闪耀,吸引市民及游客驻足观赏。
“我家就住湖边,早上在湖边晨跑,晚上来湖边散步,推窗见景、出门入园,很巴适。”市民孙海的生活早已与湖畔相融,葱茏绿意让日子更惬意。
行走在湖畔,如果不是特意观察,很难发现藏身于桥洞下或隐匿在水丛中的水质分析仪。它们在10个水源点每4小时自动对水质进行取样分析,实时监测湖水的pH值、浊度、氨氮值等,是确保水质优良的“精准哨兵”。
“为达到长效治理兴隆湖的目的,湖区还创新利用智慧灯杆,结合水下机器人、水面无人船和水上无人机,将湖区湖面、湖底环境可视化、数字化,实现‘三位一体’实时监测。”四川天府新区农业农村局河湖处工作人员苏敏灵说。
“城市是现代化的重要载体,也是人口最密集、污染排放最集中的地方。”2020年,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指出,“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,必须把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,科学合理规划城市的生产空间、生活空间、生态空间,处理好城市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,既提高经济发展质量,又提高

①

②

公园城市融织幸福新篇



市的理念从“规划图”变为“实景图”。

“从全龄友好社区到智慧韧性城市,从公园城市肌理到家门口的公共服务,成都以人民需求为坐标,用实干回答总书记‘公园城市’的时代命题。”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发展研究院院长陈明坤说。

在北京,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智能座椅内置太阳能充电板,可为手机等电子设备免费充电,让游客尽享休闲时光;在浙江,百山祖国家公园通过“数智百山祖”平台,结合高空遥感影像数据,全方位护航生态环境和物种资源安全……科技让生态价值更加彰显,公园城市建设如火如荼,人民城市理念深入践行。

生态空间点亮生活日常

周末,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的大草坪上“长”出一个个帐篷。

“小孩子最喜欢露营了,以前我们得去近郊,现在城市里也可以亲近大自然。”带着一家人野餐的段先生笑着对记者说。

一条湛蓝的湖泊贯通公园南北,西边是大型温室花园,北边是古典园林,东边有大片的草坪,南边则是人工搭建的双子山——在上海,这座全面开放刚满一年的公园,宛如在市中心铺开的一幅山水人文画卷。作为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地,黄浦江东岸约2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做商业开发,而是建了一座宝藏公园,其设计理念离不开市民的智慧。

早在公园建设之初,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就组织“世博文化公园”

建设市民“金点子”征集活动,不少市民提出要在上海市中心建设“绿水青山”,以弥补上海少山的遗憾。

如今,双子山拔地而起,成为国内第一座高度超过40米的空腔结构人工仿自然山林,占地30万平方米,由48米高的主峰和37米高的次峰组成。山体消纳了建设公园过程中产生的工程土方,山体内部的停车库解决了游客及周边市民停车难的问题。

2019年11月,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,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,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,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,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。

从“见缝插绿”到“拆墙见绿”,从公园免费开放、24小时开放,到音乐、文化、体育等各类主题活动赋能……数据显示,截至今年8月,上海首轮“千园工程”建设目标提前完成,全市各类公园达到了1013座,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9.5平方米。

“上海的建设者们将按照总书记的要求,推进新一轮‘千园工程’建设,构建更高质量的城市生态空间网络,赋予超大城市更高品质的生态服务内涵。”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局长朱心军说。

城市更新中的绿色空间“织补与再生”,让公园画卷铺进市民游客的生活日常。在成都,昔日杂乱无章的双桥子立交桥下的闲置空间,如今是爬山虎掩映中的篮球公园;在北京,利用建材市场拆违腾退空间,打造的近5万平方米石景山区调色板花园,为周边居民提供了健身、休闲、遛娃的新选

择,成为城市更新的又一样板。

古园焕新沁润城市文化

“迎神,乐奏,中和之曲……”在北京天坛公园神乐署,随着“唱乐官”一声吟唱,编钟清鸣,舞台上身着古代宫廷服饰的乐师们执起排箫、笙等乐器,庄重的中和韶乐在沧桑古建中奏响。

“中和韶乐是北京中轴线上的礼乐之声,被誉为‘华夏正声’,是中华礼乐文化的重要标志。”天坛公园神乐署雅乐中心副主任霍斌说,为了发挥天坛作为古代名园的文化传播功能,传承好中华礼乐文化,近年来,天坛公园加强对中和韶乐系统性研究、保护和传承。

将古谱翻译成现代曲谱,完成400余首中和韶乐音频录制,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普及推广……自2020年至今,中和韶乐线上直播观看量累积超5000万人次,成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为城市注入深厚人文底蕴的鲜活载体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:“现代化人民城市应当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城市,建设过程中要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彰显中国气质、中国风范。”

公园不仅扮靓了北京的生态底色,更记录着首都的历史年轮。
在颐和园博物馆,通过每年举办不同主题的“园说”文物展,以园林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;在北海公园,重新整修的画舫斋、阐福寺等古建筑落,通过配置展陈设施,打造文化展示空间,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……

“牢记总书记嘱托,多年来,北京

市属公园持续推出系列游园活动,以文化赋能、多元体验、场景焕新、智慧服务为核心,构建可逛可赏、可玩可学、可尝可购的游园场景,将游园场景转化为城市服务载体,为文化传承、民生改善注入持续动力。”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主任张勇说。

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,各地古园名园不断满足市民游客的精神文化需求:在江苏,拙政园利用数字媒体技术,让江南园林意境与中华传统美学深入人心,成为市民日常感受传统美学的文化新场景;在广东,佛山梁园里身着传统服饰的导览员带领游客开启沉浸式园林夜游,体验扇面绘制、木版画拓印、岭南草编等非遗魅力,实现文化传承与当代生活在市民游客的闲庭信步间有机融合。

以生态惠民为“魂”,以公园建设为“形”,以文化赋能为“脉”,智慧与生态交融的现代城市图景正通过一个个公园的创新实践,融入城市运行的每一个细胞,“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公园”的愿景正在变为现实。

(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)

①图为位于浙江绍兴越城区的迪荡湖景区,该景区是一座融自然生态、休闲娱乐与现代风貌于一体的城市湖泊公园。(资料图)

②游客在江苏省苏州市拙政园游玩。(资料图)

本组图片均为新华社发

新华社记者 余俊杰

长篇小说一直被认为是反映时代、体现文学成就的重要文体。但在当下,人们的注意力被短视频等碎片信息分散,读者群体逐渐流失,长篇小说的创作和阅读都面临着严峻考验。
作为文学创作的重头戏,长篇小说如何应对困难挑战?当各类娱乐方式层出不穷,这些需要静心品读的大部头,该如何吸引读者,又该如何自处?
近日,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“两个计划”工作推进暨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,出版界负责人、文学期刊主编、评论家与作家们齐聚一堂,共同探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方向,探寻从“高原”迈向“高峰”的破局之路。

面对困境,长篇小说何以立身

长篇小说记录广阔时代,深入挖掘人性,其漫长的创作过程是对作家功力和毅力的试金石,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学水准的核心标尺。新时代以来,我国长篇小说创作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品,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短板与弱项。
“长篇小说与当下生活的关联度降低、创新活力不足、社会影响

长篇小说创作如何跨越“十字路口”

力弱化,这三大短板仍未得到根本性扭转。”中国作协主席张宏森在发言中直指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问题。
“回顾即将过去的2025年,我看的长篇小说也不算少,遗憾的是,这些长篇大多是经典作品和个人喜欢的类型文学,当代长篇小说有一种渐行渐远的趋势——即使出于学习同代人写作的想法,往往也翻几页了事,可读性不强。”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李黎的发言,道出了许多资深文学读者的共同感受。
这种渐行渐远的背后,是长篇小说创作深层次的结构性困境。“很多作品中的生活是贴上去、堆起来的,是采风或知识搜集而来的二手生活,缺乏由内而外的消化过程。”福建师范大学教授陈培浩深刻指出,长篇小说对生活细节的需求量巨大,使部分作家生活匮乏和生活造假的问题暴露无遗。
更令人忧心的是思想深度的普遍缺失。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经理潘岳直言:“长篇小说的力量,最终来自思想的力量。但当前不少作品思想含量偏低,缺乏对历史逻辑、社会结构、文化认同的深入思考。更有作品以去政治化为时髦,实则逃避了对时代核心问

题的正面回应。”她认为,当作品无法提供超越日常的思考与洞察,其生命力自然大打折扣。
创作端的功利化倾向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。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曹元勇观察到,部分作家将“冲奖夺杯”当作创作最大目标,“出版市场的需求、各种评奖评优的风向、各种资金扶持项目的召唤,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创作的重要驱动力”。他表示,这种心态导致作品陷入题材先行、主题先行的套路,难以挖掘时代深层真实。
读者阅读习惯的变迁则带来了更严峻的挑战。李黎分享了自己的三重感受:身为读者,在疲惫时刷短视频比读长篇更轻松;作为编辑,发现许多作品仅是中短篇的“拉长版”,节奏缓慢且与互联网时代脱节;而身为作者,更深切体会到,当下要凝聚起长篇创作所需的精神深度正变得日益艰难。
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把问题指向了互联网算法系统。“算法比较多关注头部效应,导致不少潜心创作、各具特色的长篇小说,其传播力、影响力与作品本身的价值未能匹配。‘顶流’‘热流’之外,‘潜流’更需要得到关心。”

破局探索,构建文学新生态

面对多重困境,中国作协于2022年启动的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和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(简称“两个计划”),正成为撬动文学整体生态变革、推动长篇小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。
“这不是一次性征文,也不是阶段性主题创作,而是长期性、专业性的创作倡导。”中国作协主席张宏森表示,计划旨在以精准切口和有效机制开阔作家视野,让作品与新时代伟大实践相匹配。
多位专家表示,破局的基础在于重返创作本源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引用《庄子》将作品原创性比喻为“骊龙之珠”,呼吁作家不畏艰难,深入生活“九重之渊”,开掘真正的创作宝藏。
从发现、打磨到传播,需要一套更科学、更具耐心的扶持机制。通过早期介入、改稿会等方式,让编辑成为作家的“第一读者”与创作伙伴;学习陈忠实以“垫棺作枕”的标准打磨《白鹿原》,始终把作品质量视为生命线;建立严格准入与退出机制,“宁缺毋滥”,“顶流”“热流”之外,“潜流”更需要得到关心。”

文学期刊的孵化作用也愈发凸显。《收获》杂志执行主编钟红明介绍,通过开办长篇小说专号、前期介入创作、提供修改意见,并借助新媒体矩阵推广,让优秀作品获得更广泛的关注。
曹元勇则呼吁作家打破文学类型壁垒:“近年来长篇小说在题材和叙事上略显单调,期待中国作家能解放观念,创造出引领国际潮流的新文学样式。”
“每一位有抱负的作家都应怀有写出‘伟大的中国小说’的理想,做到‘用写几本书的精力去写一本书’,而不是急功近利地‘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去写几本书。’”曹元勇说。
据介绍,实施三年多来,“两个计划”初见成效。截至目前,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推出作品19部,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推出作品89部,多部作品荣获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茅盾文学奖等奖项。
未来可期,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经典

将长篇小说拉出困境,非一日之功,亦非一方之力可为。它需要作家、出版界、评论界乃至全社会形成合力,在坚守文学本质与拥抱时代变革之间

找到动态平衡。
作家必须走出书斋,用脚步丈量生活。张宏森以“中国作家驻村计划”为例,指出许多作家在深入乡村后,发现现实远超既有经验,村民的鲜活表达带来灵魂冲击,这正是“深入生活”的力量。
针对创新不足,潘岳倡议“慢写作”与跨学科融合:“设立专项基金,支持作家用三到五年打磨一部长篇,同时引入社会学、人类学专家参与,帮助建立完整知识框架。”她以徐则臣《北上》为例,先画出京杭大运河全图,用不同颜色标注节点,再让故事像船队一样顺流而下,将百年时间压缩为一条可感可触的叙事河床。
青年作家培养与读者群体培育是关键发力点。辽宁省作协主席周景雷介绍,通过设立省级创作计划、发布主题选题、组织改稿会与田野调查,推动作者实现经验转化与创作提升。
花城出版社社长张懿认为,小说写作需适配当代读者:“既要主动融入新媒体传播逻辑,借助流量破圈,又要坚持文学本位,挖掘作品的情感与话题价值,让文学真正进入大众对话。”
长篇小说正经历的阵痛,亦是其重生的契机。唯有作家扎根时代、出版人秉持匠心、全社会共建文学生态,长篇小说方能穿越十字路口,诞生更多无愧于时代、无愧于人民的经典之作,持续照亮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世界。
(新华社长沙电)